

公选，官场仕途的助跳板！
是抓住机遇，从此鱼跃龙门、
飞黄腾达，还是功亏一篑、一蹶不振？
请看官场中人这场智力与圈子的博弈。

公选

黄旭东 著

GONG XUAN



黄旭东
◎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公选，官场仕途的助跳板！

是抓住机遇，从此鱼跃龙门、

飞黄腾达，还是功亏一篑、一蹶不振？

请看官场中人这场智力与圈子的博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选/黄旭东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0.1
ISBN 978-7-80765-223-6

I. 公… II. 黄…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3901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 - 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龙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65 000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 录 CONTENTS

1	第一章	风波乍起
7	第二章	谁动了青苗款
13	第三章	公选是个新生事物
23	第四章	农村不适合你
28	第五章	两个活教材
39	第六章	否极泰来
47	第七章	新格局
53	第八章	空降干部
59	第九章	红颜知己
65	第十章	鱼和熊掌
75	第十一章	怎么是你
81	第十二章	佛前许愿
87	第十三章	时刻准备着
95	第十四章	摔出来的面试成绩
109	第十五章	各种层面的博弈
123	第十六章	考验才刚刚开始

134	第十七章	谁适应谁
149	第十八章	班子和圈子
158	第十九章	日再旦
165	第二十章	孰轻孰重
173	第二十一章	父母官
180	第二十二章	年味各不同
189	第二十三章	思想总开关
202	第二十四章	达摩克利斯之剑
215	第二十五章	你是我的心茶
225	第二十六章	大事件

第一章 风波乍起

提要：群众要扒墙抵青苗款，区委书记到田间视察受到阻拦，镇长助理陈梓浩汇报揭了镇委书记的盖子。

“一、二、三！”轰隆！沉闷的巨响过后，围墙倒塌了。弥天的烟瘴中，冲出怒放般的欢呼声。

再没有比顷刻之间制造毁灭更快乐的事了！那快感简直要淹没整个空旷的、长满荒草的田野。

一帮人蚂蚁噬糖似的又拥向另一截围墙。

“一二！”“一二！！”泄愤的冲动夹杂着多日的积怨，通过数十条青筋暴露的臂膀，作用在摇摇欲坠的墙上。

“给我打！”猛然一声炸雷般的口令，又一帮身着白鞋白运动装的人冲了进来，手持自制钢刀和铁棍，向着围墙边的人群冲杀过去！

墙边是一群农民，早有准备的他们俯身拾起地上的铁锨镢头，严阵以待。两支队伍刚胶着在一起，乒乒乓乓一阵响，惨叫声就不绝于耳了。

“住手！都住手！”第三支队伍冲了过来。为首的是蔓山镇镇长助理陈梓浩，他从一辆警用三轮上跳下来，厉声疾呼。但是，被血光刺红了眼的双方阵营哪里听得进去。

“快鸣枪！”他扭头对跟随而来的派出所所长吼道。

“枪？又不是敌我矛盾，鸣哪门子枪？”所长鼓着爬满红丝的眼珠，龇牙道。

“那还愣着干吗？出手啊！”陈梓浩急了。

“不用你教，我知道咋办。”所长回了一句，站到摩托车上叫道，“我是公安，都

给我住手！出了蔓山镇再打！”

“运动装”阵营中早就有人看见了民警，有人低啸一声，就变攻为守，渐行渐撤，最后一个唢呐一哄而散。而农民队却不管什么公安，只管乘势追击，大有为自己利益而死，虽死犹荣的阵势。

陈梓浩知道穷寇莫追，一追农民准吃亏，可又找不到鸣金收兵的家什，扭头看到机瓦房前有一水缸，情急之下，抓起一只铝盆舀满水，奋力往人们头上泼去！

“谁？谁泼的？！”一个人一边抹着头上的水，一边怒气冲冲地过来质问道。

“是我！老孟，我给你们这群头脑发热的货降降温！”陈梓浩咣当把盆子摔到地上，又冲所长说，“你不是说他们只是亮队吗？咋就动真了！你还不抓几个？”

“我说他们吃屎他们真吃啊！街上的小混混，抓一百也不顶用。”所长不买陈梓浩的账。

“陈镇长，你可要给我们做主啊！”老孟开始央求陈梓浩，“这个项目占地一年多了，不建设也不让我们种庄稼，青苗费一亩四百到现在俺们没见一个子。我给他们看场子一年了，一分工钱也没开，我白搭进去劳力不算！听说现在镇里要卖这块地？”他左臂上被划了一刀，血不停地往外渗着，却满不在乎。老孟是陈梓浩帮扶的贫困户，围墙开始垒圈时，他就介绍老孟到这里看场子了。

所长斥道：“你先说说扒墙对不对！我问你个聚众斗殴，破坏生产之罪！”

“李所长！别以为我们农民不懂法，打伤了我们的人你说咋办吧！”

“他们不也伤人了吗？盆烂修盆，锅漏补锅，各不相欠。”

“咦，李所长，公安是替谁说话的？是他们不问青红皂白，冲过来就动手的。”

“你们不扒他们的墙，他们能动手吗？”

“到底是谁的墙？他们是打手，黑社会！有人怕，农民不怕。别认为俺们是弱势群体，谁欺压个试试？过去我们农村包围城市，解放了全中国，现在我们……”

“反了你不成！”所长恼了。

陈梓浩不屑地说：“这又不是敌我矛盾，你吼什么？你能把偷牛连环案破了，我请全体民警大宴三天。”

一说起偷牛案，群众又来了劲，七嘴八舌地说：“是呀，现在谁还敢养牛？贼们搞门挖洞，从院墙里吊牛，俺们把牛拴到床头，硬是被抢走！提心吊胆的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哇！”

李所长怨恨地盯了陈梓浩一眼，冲一帮民警和联防队员一挥手，就要撤离。

“站住！事情还没处理你就走？”陈梓浩吼道。

“人民内部矛盾嘛，双方协调解决！我得去破偷牛案呀！”李所长揶揄道，“再

说了,陈助理,我这所长不占级别,可大小也是个副科级侦查员,我上听局领导的命令,下听镇党委的指挥,你什么时候当上公安局长或是镇委书记了,再听你发号施令吧!”话音落地,不管陈梓浩脸色难看,一溜烟走了!

“啥东西!”老孟冲李所长背影吓了一声,又冲陈梓浩咧嘴一乐,“陈镇长,你到镇上一年多了,我们知道你这官儿和他们不一样。”

“你刚说青苗费没发到手,是真的?”陈梓浩疑窦丛生。他知道这个项目给老百姓的补偿费用早就拨到镇上了,难道被截留了?群众没得实惠难怪生气。他在乡镇虽然时间不长,但基层工作经验告诉他,农民是最容易满足的人,只要说得过去,活得过去,一般不会有过激行为的。如果你看到他们闹事了,十有八九是过不下去了。

“俺赌个咒!谁要见一个子……”老孟伸着三根手指,要单腿跪地。

“好了!人老腿不能软!我回去问问青苗款咋回事。话说过来,你们扒墙不对吧?赶紧把墙垒好,把伤口包好。”

“扒墙不是没法子的事嘛。医药费谁出?误工费谁赔?垒墙的工钱哩?”

陈梓浩吼道:“要我出?自己出!”

群众就憨厚地笑了:“陈镇长你要不嫌弃,我用拖拉机送你回去?”

“去鸡巴吧!坐到镇里骨头都散架了。”陈梓浩瞪眼骂道,招来排山倒海般的笑声。那笑声中弥漫着放肆和默契,是那种只有亲近的人才能体会到的气氛。

陈梓浩拔腿要走,就听老孟说:“再不给钱,俺们就拿墙砖抵账。”

“你敢!”陈梓浩又吼道。他之所以敢在群众面前发脾气,与他总是和群众站在一起有关。就拿这个他经常接济的帮扶对象老孟来说,他刚到镇里的时候,第一次找老孟见面,就见有个人在河里挣扎,他凭着在湖里练就的水性,把那人拉上岸,一问才知他就是老孟,因为家里没有过夜之粮,就到河边抓鱼,不留神就滑下去了。两人还没说上几句话,老孟连吓带冻饥寒交迫就哆嗦开了。陈梓浩二话没说背上他就往卫生院跑,又悉心照顾两天,连医生护士都认为他是老孟的儿子。这个老嫖夫汗颜地说,这是镇上的领导,我修炼八辈子,也积不到这福分哪。出院后,老孟这个肉广播逢人就说镇上来个姓陈的好领导。

剑拔弩张的场面竟如此收场,走在田埂上的陈梓浩,觉得匪夷所思。

陈梓浩头上罩着一个别的乡镇干部没有的光环,省委组织部的选调生。两年前,作为优秀的学生会干部,他由大学推荐、参加考试,被选拔进这个被称为党政领导干部后备梯队的特殊团队。三个月的强化培训结束后,这个团队就分成了两个

去向。有的被省直厅局选中,有的则直接分配到乡镇基层。说实在话,虽然选调生都有到基层吃苦受罪的思想准备,但说不留恋繁华都市和高薪待遇那是假的。都说性格是一个人成功的决定因素,陈梓浩没被省里选中,而温文尔雅的寇明提则成了幸运儿。陈梓浩压根儿就不想下乡,急忙去找领导,自然遭到一阵猛批,说组织用人有标准,这样安排就是组织对各人综合素质的考量,体现德才兼备,各取所长,让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陈梓浩说我脾气不好,合该到乡下吃苦?话没说完就被寇明提拉了出来。

“功夫在诗外。”记得寇明提当初说了这么一句话,那胸有城府的浅笑现在还能想起。

人各有命呀!陈梓浩又想起他的大学导师说过的话:“你这个人属铁的,急脾气,脑子不拐弯,眼里不容沙子,如果当上领导肯定有得罪不完的人,在社会底层也会处处碰壁。必须经受挫折磨砺或许能百炼成钢。”所以,恩师力挺他参加选调生考试,给他寻找一个成功的捷径。

可他万没想到农村工作竟是这个样子!就拿昨天的纠纷来说,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又落到他头上,越是不情愿干的事就越黏上他,真是生就的鸡刨命!

第二天,区委书记突然到镇里视察走访。由于大路一夜之间被群众挖断,车队只好绕到一道围墙旁。区委书记见墙外是一片麦田,绿油油的麦苗经过连日来的抗旱浇地显出勃勃生机。他委实高兴,兴致勃勃走到田埂上,俯身拔下一把麦苗,一边往鼻子前嗅,一边说今年又是好收成哪!慌得敬业的摄像记者们抢拍不止,为找个好角度,简直要趴在地上了。

正在这时,就听“咣啷”一声,从围墙大门里冲出一个老农,大叫道:“谁让你拔我的麦苗?给我!”

“老孟,恁不晓事!这是区委书记!”镇委荀尚仁书记愠怒地斥道。刚才他着实为断路的事憋了一肚子火,怨恨手下的群众故意让他在领导面前丢丑。

“我管你什么区委书记市委书记!不经我同意,省委书记拔我的麦苗也不行!”

区委书记讪讪站起来:“老乡,这是你的地吗?”

“不是我的,还能是你的?围墙里也是我的,就是不让种。你拔这一把,够我吃两顿面条哩。”老孟几乎把眼前的一群人视若无物,抖动着麦苗心疼地说。

“你的地为啥不让你种?”区委书记又问。

“你问问荀书记就知道了,砖墙垒了一年多,也不知道干啥……”

荀尚仁和倪镇长不约而同急忙制止老孟。区委书记何等精明,立刻明白里面

肯定有猫腻，瞪了苟尚仁一眼。

陈梓浩一直不合时宜地站在区委书记身边，这时又不识时务地说：“动次工群众挡一次，根本搞不成！”话刚出口，就遭到一阵凌厉的白眼，他知道这来自何方。

区委书记警觉起来：“群众为啥挡？什么原因？”

苟尚仁见书记转移了注意力，就急忙摆手让李所长把老孟硬是架走。这才汇报道：“太不像话呗！就是这个老孟，听说要征他的地，偷偷在地里种树挖井，竟然还垒了个小土地庙，也要享受地面附着物的赔偿标准！镇里不答应，他就阻挠施工。”

区委书记半信半疑：“就这原因吗？那为什么不批评教育？”

“因为群众没有拿到补偿款！”陈梓浩犹豫了一下，最终没能管住自己的嘴。

“尚仁，有没有这回事？”

苟尚仁脸上红一道白一道，支吾其词：“是……不是这回事。补偿费一分不少，都在账户上！镇里主要是吸取以往的教训，先替群众把钱存起来，年底给群众连本带息外加分……分红。”他给倪镇长示意，盼望他能附和。可倪镇长却一味和脚底下的那棵顽强的蛤蟆皮草过不去，执著地踢来踢去，就是不和苟尚仁目光交流。

“群众不知道存钱吗？要你手伸那么长啊！一分不能少，全部兑现！下去就办！”区委书记说完，不满地上车了。

视察结束后，苟尚仁立即叫住陈梓浩，犀利的眼光刀子似的冲着他剜了有五秒钟，直到陈梓浩低下头，才狠狠说道：“鸡下巴都让你吃了？有你说话的份儿吗？下次再不知规矩，试试看！对了，刚才派出所摸底出来，以老孟为首的个别群众还要闹事，县里的几个混混还要来亮队，你去处理。”

陈梓浩却说：“补偿款发不到群众手里，我没本事处理这事。”

“你是分管综合治理的领导，那老孟又是你的帮扶对象，你正管这事。你是选调生嘛，要敢于承担急难险重的任务，不然怎么好进步呢？这事处理得当，是衡量政治是否成熟的标准。整去吧！”苟尚仁给陈梓浩加了把楔子。

一说选调生这个词儿，陈梓浩没了脾气，只好忍气吞声，执行去了。路上，他愤愤地想：你苟尚仁知道自己被群众叫做“三狗书记”吗？看见领导是哈巴狗，对待下属是豺狗，处理群众问题就是狼狗。平时作威作福做老爷，一遇困难就让人顶缸！我在乡里敢和群众对骂，我知道他们苦，和他们交心，替他们说话。你骂个试试？还不撕吃了你！眼看着蔓山镇在你的治下，就像麦收后四处冒烟的秸秆，乌烟瘴气的。我替百姓抱屈啊！

作者手记：我是一名党报记者，陈梓浩是我在大学时低两个年级的学弟。他当上选调生后，经常投些豆腐块稿子，看他有上进心，我也乐意发点人情稿鼓励他。

或许是我世故吧，没少批评他眼色不活和不合时宜的秉性。老孟不让区委书记拔麦苗，我作为邀请参加区委重大活动的新闻记者，当时也在现场。群众有怨气我知道，可轮得上你陈梓浩出风头吗？你过了嘴瘾，可揭的是领导的盖子啊！

省委组织部的选调生，多好的政策啊！如果我当初毕业时有这个身份，又比陈梓浩会来事，或许早就脱颖而出。当然，这只能是假设啦！

写完应景的新闻稿，我揉揉发涩的眼睛。恍惚中，我仿佛看到陈梓浩穿着一双三寸金莲般的鞋，龇牙咧嘴，歪歪扭扭地走在田埂上。

第二章 谁动了青苗款

提要：陈梓浩知道了不该知道的机密，他可不是那只捂着五官的猴子。

陈梓浩监督着老孟把推倒的墙垒好，筋疲力尽地回到镇上。热闹的物交会已近尾声，作为社会治安的具体责任人，虽则最后一刻了，但陈梓浩同样不敢懈怠。

怎么兑现刚才对群众的承诺，他一筹莫展。要知道他答应帮群众追青苗款，老孟们才同意垒墙的。他硬着头皮找荀尚仁，可书记办公室的铁门紧锁着。他灵机一动，何不找老宋打探点消息，老宋是镇政府的会计，也是他在镇上结交的第一个同事和朋友，两人感情深，谈得来。

镇政府只有两个房间安上刚时兴不久的防盗门，一个是党委书记办公室，是政治中枢；一个是老宋的财务室，是经济重地。陈梓浩见他正往铁皮柜子里塞中华烟，就大喝道：“老宋，又受贿了！充公！”

“咦，陈大镇长，你可冤枉我了。”老宋笑得眼眯成一条缝，小声说，“书记明天要请客，这是他让买的招待烟。我嘛，至多捡领导吸剩的一盒半盒，别的光，咱沾不到咧。”

“用恁好的烟请客，请的是谁？”

“我哪知？酒席都坐不上！十有八九是荀书记为他提拔的事。”

陈梓浩心想：这货要提拔？走了也好，免得总像座山横在面前，谁见谁烦。他小声问道：“宋哥，老孟们的青苗补偿款不是早到账上了嘛，为啥没给群众？”

“这个嘛，你咋知道没给？”

“你只管说实话！我啥都知，就看你老实不老实。”

“钱嘛，暂时被挪了……”

“谁恁大胆？挪去干啥了？”

“咱镇上谁的胆子大？至于干啥，你就别问了。”

“苟书记该不会拿这钱去活动了？竟敢欺上瞒下，真是胆大包天！”

老宋惊慌地说：“陈镇长！我可啥也没说！你别让我作难啊。我就知，夹到你俩中间作不完的难！”

“你完全可以投靠他嘛！”陈梓浩说罢，摔门而去，正好碰到他包村的村支书。那人蔫蔫地说：“正找你哩，物交会总算结束了，晚上聚个餐，老地点，老时间，老人儿。请陈镇长与民同乐啊。”

陈梓浩心情很糟，哪里有喝酒的闲情？可这酒不喝又不行，他不喝，想找理由喝酒的人就喝不成了，只好说：“你先安排，我处理点事情。”

他漫无目的，走进一家马戏团的演出大棚，老板自是笑脸相迎。场里正在玩猴，人和猴都很卖力，有模有样有情有节的，但观众不买账。他们一个劲地吆喝着来真的来真的，要不退票退票。空场上还有一只吊睛猛虎，麻木地看着笼子外狂叫的人群，依然踏着忧伤的节奏，孤独地在十米见方的铁笼里踱着方步。

那老虎慢吞吞卧在笼子边，用锋利的牙咬着钢筋，咬得累了，就跃上一只表演用的铁凳子，没精打采地看着愤怒的人群。它的老板正解释着美女们在换衣服请老少爷们耐心等待，话说不及，瓶子、果皮就子弹般地飞向场内。

陈梓浩被老虎冷漠的目光摄了魂魄，觉得自己就是这只身陷樊笼的猛虎，徒有一副钢爪铜牙！突然，猛烈的鼓点响起，四个衣着暴露、脸上画得像花旦一样的女子跳了出来，要表演脱衣舞了。他屁股不想动，眼睛直勾勾的，忽然又想起自己好歹是个领导，就起身向外走去。

庆功宴上，大家都放开了量，陈梓浩心里郁闷，醉得也就快些。突然，党委秘书半路闯入席间，说刚接到通知，让他最近不要外出，等待组织考核。陈梓浩知道这是对他这个选调生的首次考核，不能小视，就问：“苟书记知道考核的事不？”

党委秘书说：“苟书记也在这个饭店的老房间，明天再汇报不耽误。”接着就开始给陈梓浩道喜，“你这一考核就是副镇长了，应该祝贺啊，以后请多关照啊。”

陈梓浩说：“你是党委领导，这不说颠倒了嘛。”边说边接连敬酒。

“不一样啊，副镇长是领导实职，我这个党委秘书是享受副科级待遇，有差别！你还是进入组织视野的选调生，差别就更大了！”恭维话中透着三分的妒意。

陈梓浩没听出来，只是感觉很爽，脑子里的那根筋在酒精的刺激下变得异常兴奋：应该早点汇报给苟尚仁，好让他有个思想准备。先把考核的事应付过去，转正定级才是正事，青苗款的事先放冷再处理吧。他觉得自尊和人格慢慢被乙醇泡软

了,勒令自己一定要抹下脸,违心说上两句好听话,让苟尚仁高兴。对!找苟书记去!他起身往外走,大家以为他去卫生间,谁也没在意。

要在正常状态下,陈梓浩至少不会如此莽撞。他没注意到苟尚仁的老房间里黑着灯,也没听见隐约压抑的声音,自我感觉是很有风度地推门进去的,可在别人眼里,实不亚于破门而入!暗锁被撞地上就是明证。陈梓浩朦胧中看到两堆白花花的東西正胶着在一起,一声巨响后,上面那堆东西紧张地撑起身子,大叫滚出去!下面那个则是尖叫一声。陈梓浩听出来了,人,是人!是再熟悉不过的人发出的声音,是苟书记和老板娘!而这时,如果他不出声拔腿就走,或许苟书记两人只顾惊慌而不会看清来人。陈梓浩却自作聪明,掩饰地叫道:“厕所里咋没灯呀!”

也合该出事,正好村支书从卫生间回来,听见这话,笑这陈镇长恁高个子,原来竟是麦秸垛,才几杯酒下肚就打发了。他忙过来搀扶:“嘿,走错了!我开的饭店咋能不安灯,你看看!”村支书轻车熟路地一拉灯绳,刺眼的光就毫不留情地照到了龌龊的地方!

陈梓浩落荒而逃,好像跟老板娘抱在一块儿的不是苟尚仁,而是他自己。他变得清醒了:坏大事了!瞧这娄子捅得,大发了!

第二天,正当他考虑如何面对苟书记时,发现书记办公室依然是铁将军把门。党委秘书逐个交代镇领导,说苟书记有急事连夜进京了,原定上午的碰头会取消。陈梓浩一下子从心里凉到脚跟,苟书记出事了,来不了!难道被绿帽子支书打坏了?但不管怎么着,既然党委秘书来传达指示,说明苟书记至少还活着。

陈梓浩心里乱如一团麻,万分懊悔是不消说的。他深刻检讨自己,怎么总在黄汤面前吃败仗!后来老宋给他讲,在乡下遇到这种事是要倒霉的,破解的办法是当场掏出家伙撒一泡尿以秽冲秽。可当时容不得他这么做,况且也不知道呀。他预感出不妙来了。

忐忑中过了一周,苟尚仁仍没来上班,而考核组也没有来。陈梓浩急得如同百爪挠心。他不知道,一把手不在单位,考核组能来吗?考核组真要来,不把手联系,难道会直接和你陈梓浩联系吗?陈梓浩无心在镇上,就跟倪镇长请假要回市区家里。倪镇长笑嘻嘻地看着他,眼光里好像含着什么意味深长的东西,爽快地应允了。

路过饭店的时候,他张皇地看过去,饭店依然开张,红红火火。

好不容易打听到苟书记回来了,陈梓浩以送报纸为由,硬着头皮来见他。苟书记下意识摸摸眼眶,还依稀青色的淤记。陈梓浩再傻也不会主动提那晚的事,

就假装关心地问起北京之行的收获，荀书记说就那个球样。

两人尴尬了一阵，陈梓浩嗫嚅半天，巴结地说：“我跟荀书记干一年多了，上边……要来考核，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荀书记你多包涵啊。”

荀尚仁哼道：“你是跟我干的吗？我们都是给党干的！私情能代替原则吗？不说我倒忘了，考核嘛，无非是走个过场，你老弟优秀，害怕什么？述职报告自己准备吧，组织鉴定由党委来写。”

“唉！”陈梓浩很听话，又表功说，“老孟把墙垒好了……”

“算他有眼色，不老实我就整他！”

要按一般人的常理，见好就收了。可陈梓浩接话道：“书记，别动不动就整群众。群众扒墙的根本在青苗款上，早点发下去不就没事了！”

“不用你提醒，我知道该咋做！”荀尚仁瞪眼道，“你记住，你是政府干部，要始终和党委保持一致，不能有任何违背组织原则的言行！”

“我也是实事求是嘛！老百姓就认一个词——实惠，要求也不高，该给他们的给他们，多一点他们也不要，书记你安排老宋把那款发下去吧。”

“你他妈少教训我！别动不动就群众群众的，群众是你爹呀！老子在官场上混的时候，你他妈还没毕业哩！”

陈梓浩脸皮顿时变得紫红，从小到大没挨过骂，骂他母亲更是不行。他照着桌子猛拍一掌：“荀书记，我建议你现在刷刷牙，嘴巴放干净点！”

“滚！滚出去！滚到天边去，让我看着恶心！”屋子里尖锐凌厉的争吵声，吸引了政府院子里外的人。胆子大的往跟前凑，爱看笑话的往前挤，与荀尚仁面和心不和的倪镇长出来打起太极，把陈梓浩往外推。荀书记见有人来劝，好像来了帮手似的，猛地抓起那沓报纸杂志向陈梓浩砸过去，正好砸进陈梓浩的怀里。

陈梓浩下意识地抱紧怀里的东西，一看院子里站满了人，就往自己的办公室走。怎么回事？难道大家都知道那天的事了？都知道那场风波中，他充当了导火索？他妈的我又没睡女人，我怕什么呀！

可他不知道，那件丑事实际上传变味了。再熟悉不过的人，看他的眼光也含着揶揄。他更不知道，由于荀书记脸上明显的印记，使他的公关计划大打折扣。想当初荀书记由团区委书记担任镇党委书记，缘于他多年来只紧跟一个主要领导，感情投入委实不少，才谋到眼下这个实缺。当他有资格竞争副县长时，却试行了基层推荐措施，用人制度更民主化了。就县里而言，就是要由所有的正科级领导投票，措施虽好，可无疑增加了像荀尚仁这样想进步的干部们的公关成本，于是请客送红包拉票等不正常现象渐起。那几天，没戏的正科级干部最怕接电话，净是请吃饭的。

不去吃饭不行,不接红包也不行,为不得罪人,就这个场面应应,那个场合坐坐。偏偏如此紧要关头,苟尚仁挣得这副尊容,怎么好意思出场面见领导呢?但客是一定要请的,红包是一定要封的,否则推荐时谁给他划票啊。可主人请客不到场,明摆着不尊重客人嘛,客人们正好来个吃鳖喝鳖不谢鳖,投票结果就很不理想了。听说苟书记得到确切消息后,躲在厕所里哭得痛哩。

“陈镇长,嘿嘿!老板娘味道不错吧?”一个同事不怀好意地问道。

“你什么意思?”陈梓浩不明白地质问。

“嘿嘿,别装蒜了!那婆娘,书记早就想上了,不想让你抢了先。”

“放他妈的淡咸屁!”陈梓浩终于明白同事们眼光里的内容,他竟然是丑事的男主角了!那苟书记难道充当了他的角色?妈的,什么世道,黑白不分,混淆是非!简直就是一场阴谋,是针对他这个清白人的大阴谋!

陈梓浩断定这一切都是苟书记授意的,回身要重新开仗。猛走几步却停了下来,站在芭蕉树下劝自己:冷静,冷静!自己不能再头脑发热感情用事了。忍!一定要忍下这口气!这次考核再出现问题,前途就算玩完了。

他清楚地记得,他到镇政府上班半年的时候,正好赶上县里对各乡镇局委班子年度考核。陈梓浩的职务不在班子序列,因是选调生,组织也要重点掌握情况,也列入考核范围。按说他到镇里时间不长,工作上没有真正深入,又是按照他自制的路线图处理人际关系,应该是没事的。可结果大大出乎意料,苟书记代表组织找他反馈意见,说他得了几张不称职票,以后要注意工作方法。

陈梓浩傻了!这是万万想不到的结果。考核那天,人人见他都是笑逐颜开的,竟然有人是笑里藏刀哇!关键是给组织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他的苦恼除了老宋没人可诉,老宋给他分析得很世故:“你是选调生,一下来就是镇长助理,你想你很风光,可你挡住别人上进的路了!一年期满,你如果考核优秀转任副镇长,那就是领导实职了。你一个从家门到学校门,再到单位门的‘三门’干部,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屁孩,你懂什么农村工作,谁听你来指手画脚?有人不服气是肯定的了。何况,和你一起来的那个大学生是苟书记的关系,本来苟书记给他活动的是镇长助理,这下让你给顶了,你和苟书记不就有私人过节了?他甚至不用授意,跟前的哈巴狗就变成藏獒了,关键时刻冷不丁咬你一口,就够你受的了。”

这是年轻的陈梓浩踏入社会后印象深刻的第一课。什么是现象,什么是本质,什么是透过现象看本质?什么叫风平浪静,什么叫海底暗流,什么叫越看平静越危险?这些枯燥乏味的哲学问题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例子,他总算明白了。

老宋又说:“给苟书记干活要多多个心眼,他最擅长用合法的手段达到自己的个

人目的。”陈梓浩问什么叫合法的手段。老宋引导说譬如这次考核。陈梓浩问那以后怎么办。老宋面授机宜道：“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嘿嘿！”

基于此，他脑子里一会儿是“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一会儿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他感觉自己的心灵道场在强大的世俗磁场里发生了严重扭曲，他的道德天平开始摇摆不定，他的人格罗盘就要丧失方向。

难道要我向他苟尚仁低头认错不成？！

作者手记：我曾在一佛教圣地买回一套紧捂五官的小瓷猴，警示人们要时刻遵循保密守则，这样才能避祸保平安。生活中，你发现了别人的秘密，虽则是无意的，照样不是好事情。可像陈梓浩这样处理的，亦鲜有人矣！事后，他曾懊悔自己不冷静，问我要不要向苟尚仁低头？我说人为刀俎，你为鱼肉，你看呢？

实际上，每个初入社会的年轻人，都会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尴尬无奈的事情，都会经历像陈梓浩这样类似的痛苦过程，给他们敏感而脆弱的心路历程带来影响甚至扭曲。或许在挫折之后，人才会成熟起来，擦干了眼泪，心肠就会硬起来。

陈梓浩怎样才能安全度过此厄，我在儿子常玩的战斗陀螺游戏里得出结论，那就是度的平衡。每个年轻人都像那些马力十足的陀螺，第一次跳进战斗盘中，无不豪气冲天，威猛异常，碰得盘壁咣咣直响，等数次碰壁后，陀螺的状态就发生了明显变化。冲劲小的碰得轻，速度虽然减缓了，可马上找准了自己的位置，稳稳地转动进来；冲劲大的十有八九当场碰死，变得摇摆不定的，也经不起其他陀螺的轻轻一击。

人的很多经验不是来自别人的灌输，而是菩提树下的反思感悟。我把这个心得和那套小瓷猴送给这位小学弟，期望他从中悟出点什么。